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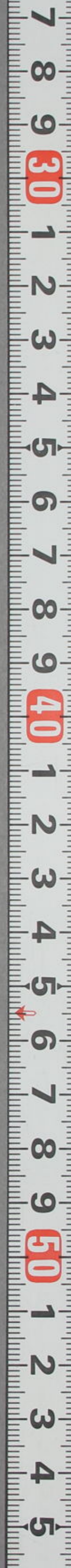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龜

卷之二百二十
至二十三



13
849
75



門 1 3
849
75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二

形貌

聰識

令德

才藝

形貌

夫人之生也鍾五行之秀肖二儀之形所稟雖同厥
貌則異乃有偶晉室之衰地幸中原之倣擾保聚羣
黨僭竊位號雖邪謀究德有亂於天嘗而奇姿偉狀

或同於人傑斯所以資彼姦雄之氣成其悖戾之咎耳故仲尼有言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知取人之道不在乎形貌也明矣

前涼張軌字士彥有器望姿儀

前趙劉淵字元海左手文有其名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

劉和字玄泰元海子身長雄毅美姿儀

劉聰字玄明形體非嘗在耳有一白毫毛長二尺餘甚光澤

劉曜字永明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小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弱冠游於雒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世乃隱迹管涔山

後趙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長而壯健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嘗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而賣與荏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

石虎字季龍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

骨貴不可言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

冉閔字承曾身長八尺勇力絕人

前燕慕容廆字奕維瓌幼而魁岸美容貌身長八尺
雄傑有太度

慕容皝字元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

慕容雋字宜英骨相不嘗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
前秦苻生字長生生無一目爲兒童時父洪戲之問
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
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

苻堅字永固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愛之名曰堅

頭每曰此兒姿貌魁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

後秦姚襄字景國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
後蜀李特字玄休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
度

李雄字仲雋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
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

李勞字子仁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
時人異之

後涼呂光字世期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
肉印

形貌
呂隆字永基美姿貌善騎射

南燕慕容垂字道明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
手垂過膝

慕容德字玄明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
額有日角偃月重文

慕容超字祖明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
可觀

夏赫連勃勃字屈于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
慧笑風儀姚興見而竒之深加禮敬宋高祖入長安
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使者還言勃勃容儀瓌偉

英武絕人高祖歎曰吾所不如也

蜀王建字光圖隆眉廣額龍睛虎視嘗於武當山遇
僧處嘗謂建曰子骨相甚貴何不從軍自求豹變而
乃區區爲盜掇賊之號

閩王審知身長七尺六寸紫色方口隆準

聰識

夫鍾五行之秀爲萬物之靈者其人矣乎自晉室版
蕩羣雄肇亂竊據郡國僭稱位號者比比而有雖復
乘夫否運內包逆節亦有性識穎悟器局闊遠稽古
好學摛文屬辭或留神於政治或騁辨於談議或折

節自勗或發言垂戒至於揣摩事幾必有於先見褒貶前哲差出於衆意斯亦豪爽自負超越倫萃者哉前涼張駿幼而奇偉晉愍帝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及嗣位勤脩庶政摠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

前趙劉元海嘗謂同門生朱總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繇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值文帝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

劉曜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父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

後趙石勒雅好學雖在軍旅嘗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

前秦苻堅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其祖父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高平徐統遇堅

於路異之執其手曰符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及卽僞位出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禍二相不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又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朔護軍賈

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又遣符維等伐代王涉翼捷其子翼圭縛父請降堅曰翼捷荒俗未叅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堅嘗之太學召涉翼捷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漢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捷不能荅又問鄉種人

有堪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何爲堅善其對又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海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翁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立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又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繒絲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

所獻馬其悉返之賡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符登初爲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登兄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嘗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爲奇畧同成嘗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預耳是可止汝後得政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

出言輒折理中與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
前燕慕容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
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
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
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
後秦姚興既僭位晉大司馬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
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
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
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未幾
桓玄誅澹之等奔於興

後涼呂光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
儔類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

後燕慕容盛少沈敏多謀畧符堅誅慕容氏盛年十
二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叔父柔曰今崎嶇於鋒刃
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慕當
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
及弟會間行東歸於慕容垂後遼西太守李郎在郡
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毋在龍城未敢
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
寇盛曰此必許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又嘗引中書

令嘗忠尚書陽璆秘書監郎敷於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王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嘗令以爲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以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曰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策未盡而求

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滕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公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

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已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內方貽王鷓鴣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羣

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嘗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來今臣謂伊尹之勲有高周且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

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輔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規贊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柰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

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嘗之人然後能立非嘗之事非嘗人之所見也亦猶泰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敷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

南涼禿髮僭擅利鹿孤之子初姚興遣使拜車騎將軍僭擅少機警有才畧其父竒之謂諸子曰僭擅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僭擅後為赫連勃勃所敗姚興以僭擅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肅宗來觀釁僭擅與

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畧遠言天命廢興
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
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
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
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繇余日殫豈足
為多也

令德

六胡猾夏五馬渡江先王維桑分割有素中州舊物
吞噬無餘二趙四燕蝟毛而起三秦五涼蠶食以生
李特王蜀赫連稱夏竊帝圖王時聞令德連衡共誓

各負英獻書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矧據有上宇僭
稱名器宜欲有拳拳之善以服蚩蚩之心

前凉張重華自稱凉州牧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
恤貧窮

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溫難將軍較書祭酒索
商上疏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
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
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
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
之庶無遺漏矣

西凉李嵩字玄盛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矣器度高
既遷於酒泉沮渠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
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較也又與辛景辛
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
前趙劉曜嘗燕羣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
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
嘗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屨尤之孫魏武
勒兵梁宋追勸於橋公之墓前所贈大司徒烈愍公
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
或識朕於童胤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

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
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
節侍中六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
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嘗侍但
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繇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
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弱冠遊於雒陽坐事當誅與
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王忠忠送之
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
異之推問所繇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
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狀甚峻百

姓閻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
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
祜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為過憂大丈夫處身
立世烏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衣服資
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
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
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
君臣之禮故皆德之

後趙石勒大興三年偽稱趙王下令曰武鄉吾之豐
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又少時遇危
難賴郭敬而濟後勒攻乞活李暉于上白斬之將坑
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
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
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又時大旱勒親
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
食聽沐浴一頃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
石季龍時冀州入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
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于守宰豈禹湯罪已
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
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

前秦苻堅既平慕容暕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又遣驍騎呂光率兵七萬討定西域光發長堅送於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又所司奏劉蘭討隴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

後秦姚萇僭卽僞位後大雪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采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敗苻登於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獎勞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下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兼任羣賢者正望筭畧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

姚興時西秦乞伏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盤新立羣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招懷

因喪代之非朕本志也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臣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又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請罪與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復位後興以日月薄蝕災青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大尉趙公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勲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墜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諭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且過垂冲損適皇天之眷命乎與曰殷湯夏禹德冠

百王然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况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於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老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

姚泓字元子既僭卽帝位將封功臣十五六人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効何受封之多乎泓口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効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官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時姚懿以叛被囚姚恢復叛姚紹率輕騎先赴

難使姚洽司馬國潘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窄
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
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
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白
同氣旣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搆逆滅二恢
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因攘袂大泣曰臣不滅此
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讚大
破恢并其二弟殺之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

後蜀李雄僭卽帝位巴都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
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
百王然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况朕寡昧安可以處
之哉乃遣旻告於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老
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

姚泓字元子旣僭卽帝位將封功臣十五六人等子
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
之効何受封之多乎泓口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効
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官臣同此百憂獨享其
福得不愧於心乎讚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
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須來春然後議之
乃止時姚懿以叛被囚姚恢復叛姚紹率輕騎先赴

難使姚洽司馬國潘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窄
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
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
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
同氣旣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搆逆滅二恢
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因據袂大泣曰臣不滅此
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讚大
破恢并其二弟殺之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
後蜀李雄僭卽帝位巴都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
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

擅曰卿魯子敬之倚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

才藝

夫僭稱名號據有山河長百萬之氓跨數州之域生
殺在手彊弱繇心或學通經史暗會孫吳或藝精騎
射兼該象緯而又飾之以詞翰輔之以度量彊明政
事固多才藝亦可謂人傑矣不然曷以臣伏黨類駕
馭羣豪者乎

前涼張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

張祚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

西涼李暠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

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
前趙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周易二
禮及尚書尤好春秋在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
漢諸子無不綜覽猿臂善射膂力過人
劉和好學夙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
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
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
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
猿臂善射彀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
劉柔少而雋傑才兼文武

劉曜幼而聰慧有奇度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
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於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
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畧皆
闇誦弱冠遊於雒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
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

後趙石勒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
石季龍尤善彈趨捷便巧馬勇冠當時
前燕慕容皝雄毅多權畧尚經學善天文
慕容皝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畧

慕容恪幼而謹厚深沈有大度雄毅嚴重每所言及

輒經綸世務

前秦符洪多權畧驍武善騎射

符健勇果便弓馬

符生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

騎射冠絕一時

符堅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

符丕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父堅與言將畧嘉之

命鄧寔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符融

符登少而雄勇有壯氣不修細行長而折節謹厚頗

覽書傳

後秦姚襄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

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受經於博士淳于岐

後蜀李特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

李流少好學便弓馬初東寇較尉何攀稱流有貴育

之勇舉為東寇督

李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

李壽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

父雄奇其才以為足寄重任

後涼呂纂少便弓馬好鷹犬

呂隆善騎射

後燕慕容寶自為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
善屬文

慕容盛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

慕容雲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慕容寶之為太子雲
以武藝給事侍東宮

西秦乞伏國仁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
節服其雄武

乞伏乾歸雄武英傑沈雅有度量

乞伏熾磐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

北涼沮渠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畧滑

稽善權變

南燕慕容德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

吳楊行密少孤貧有臂力日行三百里唐末秦宗權

擾淮石類忠盧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

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

蜀王建機畧拳勇出於流輩

後蜀孟知祥自幼温厚知書樂善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三

勲伐

非嘗之績待豪俊而後成不世之才因艱虞而斯顯
莫不扶大義以立節上忠本朝掃群兇而戡難外勤
遠略於是多士慕嚮四遠向風用能赫然奮庸光於
當世使其念德不怠居安思危知乎天不可逃盈難

久恃收邪謀于改物頓禍心于問鼎考存亡之至數
審邪正之大倫則康定之功叅伊周而論德忠厚之
節亘鍾鼎以垂芳者矣此之不爲亡於何有觀其通
變之略制勝之謀寧前智而後愚固百慮而一致蓋
善惡詭趣安危異效其故何哉逆順之勢殊而億兆
之心異也

前涼張軌初爲晉散騎嘗侍欲求涼州公卿亦舉軌
才堪御遠惠帝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
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卽討破之斬首萬餘
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克氾瑗陰澹爲

股肱謀王永興中鮮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
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
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懷帝永
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
馬楊喬言於軌曰今日韓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
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耻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
萬討之先遺稚書曰今王緝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
遑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
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

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
得書而降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
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
請尙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勢軌別
駕麴晃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
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
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得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
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
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
氏爾來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

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
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
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
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歛迹避賢但負
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
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卻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
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叅軍孟暢蹋折鎮
檄排閣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
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
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

坦馳詣京表曰魏尙安邊而獲戾撫國盡忠而被譴
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恩劉陶守關
者千人刺史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
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
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尋以
子實爲中都督護率兵討鎮遣外甥大府主簿令狐
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
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于洪流望
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
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涕流曰人

悞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詰實歸罪南討曹
祛走之張坦至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
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實率尹員宋配步騎
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
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躡迹戰于黃陂實詭道
出浩亶戰于破菴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闓
送義兵五千及群國秀孝貢計噐甲方物歸于京師
張實初仕晉爲議郎及還姑臧以討曹祛初封建武
寧侯進爵福祿縣侯累除西中郎將領護菴較尉父
軌卒州人推實攝位愍帝因下策書授持節都督涼

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竇遣都護王該送諸群
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
竇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
軍事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大府司馬韓
璞滅寇將軍困齊撫戎將軍張閔前鋒都護陰預步
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
西太守吳紹各統群兵爲璞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
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異內不和親焉能服物
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
孤耳也璞次南安諸寇斷軍路璞與張閔夾擊大敗

會愍帝計問至南陽王保鎮上邽自稱晉王遣使拜
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
安所敗氐羌皆應之保窮迫遂去上邽遷祈山寔遣
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綿諸保歸上邽未
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實乞師實遣宋毅赴之而安
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宗室
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逾保聲言翼
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繇
是恃險遠頗自驕恣

張茂嗣其兄寔爲涼州牧晉元帝永昌初使將軍韓

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張駿嗣其季父
茂爲涼州牧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
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
並降初戊巳較尉趙貞不附于駿駿擊擒之以其地
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
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澠州茸松五屯護軍與
勒分境

前趙劉元海初仕晉爲建威將軍五部都督封漢光
鄉侯惠帝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
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

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
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
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侯王下
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
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
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
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
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請
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太子以元海爲太弟
屯較尉惠帝伐穎次於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

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俊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以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當耶吾欲奉乘輿還雒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俊豎子東瀛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耶殿下發鄴宮示弱於

人雒陽可復至乎縱達雒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太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祈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雒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軍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子陸王劉晏左獨鹿王劉延年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穎禦我

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耻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柰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于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嘗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推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

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吳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遺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郊借卽漢王位立漢高以下三祖五宗神主以祭之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大原汪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於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

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遂進據河東攻寇蒲
阪平陽皆陷之元海入都蒲阪懷帝永嘉二年元海
僭卽皇帝位遷都平陽

後趙石勒晉末以胡奴招集王陽夔安支雄龔保異
豫劉膺挑豹遂明等八騎爲群盜後郭敖劉徵劉寶
張膾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
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騾驥諸苑中乘苑馬
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惠
帝如鄴宮王浚以穎凌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
帝南奔雒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

兵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
東憂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故
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
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
以石爲姓勒爲名焉藩拜爲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
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
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爲
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
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
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

功署爲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柔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荀晞王瓚等討之柔勒攻幽州刺史石鈔於樂陵鈔死之乞活曰禮師衆五萬救鈔逆戰敗禮與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戰互有勝負越惧次于官渡爲晞聲援柔勒爲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兗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柔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柔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匄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

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匄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皆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徃徃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匄督等素無智略惧部衆之貳已也乃潜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署匄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匄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三千壁于樂平劉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於元海因奔伏利度利度大悅度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

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服已也乃因會執伏
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
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加
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元海使
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
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
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
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及元海僭號授勒平東大將
軍於是勒并軍寇鄴鄴潰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
進攻趙郡中丘進軍攻鉅鹿嘗山陷冀州郡縣堡壁

百餘衆至十餘萬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
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惧勒威名有附者進
軍嘗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
萬人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
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軍騎將
軍王堪比中郎將裴憲自雒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
糧迴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
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
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舍垣勒與閻羆攻潞圍苑
市二壘陷之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東

襲鄆城因攻倉垣遂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武德及元海苑劉聰授勒并州刺史及郡公劉粲率衆四萬寇雒陽勒率騎二萬會之遂至雒川粲出環轅勒出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瓚於倉垣爲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濟河攻襄城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寔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

攻穰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鷄鳴而駕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三日而尅嚴寔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寔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率精騎三萬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瑯率騎二萬五千許言犒軍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北寇新蔡進陷許昌初東海王越率雒陽之衆二十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

如山無一免者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臯關會劉曜
王彌寇維陽陷之勒出轅轅屯于許昌劉聰授勒征
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彌納劉曜之
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曜徵其將曹窋於齊勒遊
騎獲曜得彌所與窋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
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荀晞
也彌惡之爲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荀晞而赦之何其
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
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
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

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窺
明公之志但未獲便耳今不圖之恐曹窋復至共爲
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旣去軍勢稍弱觀其
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
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
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嘗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
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
我害勒因迴車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
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司馬上黨李顯說勒
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

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
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
朝引退詭請王彌譏于已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
恐有專誅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
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逾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
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
開府幽州牧公如固荀晞王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
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
于葛陵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具義穀以
供軍士勒侵壽春無功而還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水

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潛渡懼水邀之
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水船盡在瀆中未上枋
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
大軍旣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
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水聞勒軍
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
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水
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
事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台演部將
臨深年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劉聰署勒爲冀州牧

進封上黨郡公邑五萬戶時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勸使首政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朱杯匹碑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勸時城隍未脩乃于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潞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勸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勸顧謂

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憊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朱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朱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勸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朱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朱杯之衆旣奔餘自摧散擒朱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勸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

朱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弁以朱杯三弟爲質而朱杯諸將盍勸勒殺朱杯以挫之勒曰遼東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納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挑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時王浚署置

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弁之意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勒於是輕騎襲幽州晨至薊北門者開門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送襄國而斬之以晉尙書劉翰行幽州刺史劉聰以平幽州之勳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勒之在襄國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錄尙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

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兗羯降者四萬餘落
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
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
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守周
置等率雜戶六十降于勒巴師及諸兗羯降者十餘
萬落徙之州司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
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
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
諸部落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
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

使相率誅斬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
卜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春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
靳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
大怒遣令史牟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
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
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修獻捷于劉
曜晉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
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軍征東劉
暢救明勒令會師於蒲上斬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
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元

海聰二墓收劉粲邑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曰大司馬遣王修等來外表至度內謁大駕疆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修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勒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旣立復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于勒手孤惟事君之體當

資舜奉瞽叟之義故復推崇令王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嘗哉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耶於是置大醫尚方御府諸令及挈壺署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五讓而後許之

石季龍初以勒從子拜征虜將軍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遼明擊寧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郡續使文鴛救

演季龍退止慮關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充
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
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廻擊敗
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啟送于襄國累封
中山公攻段疋殫于厭次降之又統中外精卒四萬
討徐龕攻陷之又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疑于廣固
降之及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勤遣季龍討
之季龍尅上邽進攻集木且兗于河西尅之俘獲數
萬秦隴悉平勒僭號天王以季龍為大尉守尚書令
進封中山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勳伐第二

前燕慕容廆晉武帝時為鮮卑都督大康十年遷于
徒河之青上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惠帝元
康四年乃移居之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
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

衆圍棘城虜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
百里俘斬萬餘人懷帝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
時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較尉李臻附塞鮮
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讐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
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較尉封釋懼而
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爭歸附者日月相繼
虜子翰言曰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伏
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
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繇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
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甚遼東傾沒已二周中原兵

亂州師屢敗勤王伏羲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
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
復遼邦下則弁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
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于諸侯虜從之
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
遼東郡而歸其後平州刺史東夷較尉崔毖陰結高
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元帝大興初
三國伐虜虜以計間之二國引兵而歸唯宇文悉獨
官攻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銳士配世子甄
推鋒於前庶長子翰領精騎爲奇兵從旁出直衝其

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乃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元帝遣使者拜虜平州牧遼東郡公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虜遣氈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建業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氈拒之以裴彘爲右部都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爲佐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慕容氈初爲平北將軍

封朝鮮公嗣父虜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別部逸豆歸所逐奔苑於外氈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其後氈又自征遼東尅襄平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段遼弟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寇安晉爲蘭聲援氈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逃遣封奕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耻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于馬燮山諸道儀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之斬

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歸于京師。皝以段遼妻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搃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邊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率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二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其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二萬餘級，築戍

凡城而還。成帝拜皝大將軍，封燕王。成帝咸康七年，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庶兄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斡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凡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凡都而歸。明年，釗遣使臣稱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渾伐皝，皝遣翰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尋又

率騎一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丁番爲前鋒歸使其
驍將涉奕于盡衆距翰翰斬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
漠北皝又遣慕容恪恭高句麗南蘇尅之置戍而還
三年遣其世子雋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尅之
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

慕容雋嗣其父皝爲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明年雋率
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
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雋攻陷其城斬他因而
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伐郡人于凡城而還及
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雋遣慕容恪畧地中山慕容

評攻王午于魯口降之遂進攻鄴尅其城送冉閔妻
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晉穆帝永和八年遂僭卽
帝位

前秦苻洪本姓蒲父懷歸爲部落小帥永嘉之亂洪
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
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
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
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
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兗戎內實京師季龍從
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

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
爲關內領侯季龍死石遵卽位洪遣使降晉後石鑿
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萬餘永和六年穆帝以洪
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封廣川
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
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符氏自稱大將軍大
單于三秦王符健嗣父洪位去秦王稱晉爵時京兆
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
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繕宮室
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

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
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于盟津以濟遣其弟雄
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
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旣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
先要健於潼關健遂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於洪
弁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
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
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
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

進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畧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温穆帝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八年僭即帝位後秦姚弋仲父迴為鎮西將軍綏戎較尉西羌都督永嘉之亂弋仲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較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及石季龍尅上邽啟石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季龍執權弋仲率部眾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

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眾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謂季龍曰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乃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弋仲姓脩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於是貫甲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

姚萇初為符堅揚武將軍累遷步兵較尉封益都侯

爲堅將累自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旣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郡諸堅謝罪堅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收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晉孝武大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敗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勉之因畧地至安定鎮北諸城盡降之時符堅爲慕容

中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較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遂僭卽帝位

姚興嗣父萇僞位使征西姚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姚詳等分

督租運諸軍事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拒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果敢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罷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戎興還長安

後蜀李特初居畧陽晉惠帝元年中隨流人入蜀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夔爲太嘗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夔夔遂謀叛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合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它氏符成隗伯等以四千騎降夔夔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其後夔惡庠齊整以事誅之并殺

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夔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于夔閣下手殺淑粲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夔心腹也特兄弟旣以怨夔引兵歸縣竹夔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捷爲太守李苾督護嘗俊督萬餘人隨北道次縣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十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夔聞兵至驚恐不知所爲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夔獨與妻子乘船走至慶

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厥長史袁合及厥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維陽陳厥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十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弁貢寶物尚甚悅以驤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竺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詩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

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鹿初立數寇遼西及伐滅扶餘東夷較尉何龕遣督護賈沉戰敗之鹿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強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耶乃遣使來降晉武帝嘉之拜鮮卑都督建武初元帝爲瑯邪王承制拜鹿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鹿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鹿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系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酋衆稱兵未遵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強

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廙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元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廙固讓公封及平宇文悉獨官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建鄴晉遣使者拜廙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三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掌侍單于竝故如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成帝卽位加廙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又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

讐必報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從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疆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兪有雄才吾屬將爲堅子虜矣宜爲決矣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才門張顯劉兪

丹元 勳伐
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都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嚴戒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兵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顛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城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大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䟽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

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旣窮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于成都閻式遺書與尚責其信用絕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于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驥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威武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較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擢上

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間式爲謀主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類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顒遣都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較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都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射擊張龜龜敗績死者大半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撫恤

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晉孝武大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大赦其境內李流兄特承制以流爲鎮東將軍特旣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叔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蹇碩太守任斌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獲嘗深軍毗橋牙門左汜黃旬何冲二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尅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郡尚閉門自守

蕩馳馬追擊卑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
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
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
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
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
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
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
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
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
邑皆空流野無所畧士衆饑困涪陵人范長生率衆

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輦求爲汶山欲要
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輦怨之求使江西
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結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
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
人也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
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
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
李雄父特承制以雄爲前將軍特弟流廼雄自稱太
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
走之李驥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

留牙門羅特固守尙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尅成
都于時雄軍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
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僭稱成都王又僭卽
帝位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
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
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討南夷較尉李毅等固守不
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
人送婦女千口於城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義
張金苟等殺離反闔式以梓潼歸于尙尙遣其將向
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尅時李國鎮

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尙雄乃引歸遣
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尙卒巴郡亂李驤攻涪
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
大赦改元

後涼呂光畧陽底人初仕符堅舉賢良除秦陽令夷
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
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又從王猛滅慕容暉封都
亭侯符重之鎮維陽以光爲長入爲太子右率蜀人
李馬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乃以光爲破虜將軍率
兵討滅之遷步兵較尉符落反光入擊平之拜驍騎

將軍堅旣平山東士馬疆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摠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西府佐將行堅太守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嘗必有大福宜深保愛光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軍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

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踵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馳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光攻城旣悉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獐胡獐胡弟訥龍侯將尅率騎二十萬并温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絹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鑠之狀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

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屢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傑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嘗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較尉道絕不通光旣平龜茲有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餘品駿馬萬餘匹而符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及玉門梁熙傳檄責

光擅命還使遣子喬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喬大敗喬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較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師侯其餘封拜各有差以主簿尉祐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自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扈鷗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真討之隨敗奔祐光將委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

飛司馬張象叅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符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較尉王穆所圍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暮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上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

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耶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于良筭爾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馳畧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喬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黃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藏帝光至是始聞符堅爲姚萇所害乃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

州牧酒泉公

册府元龜

僭偽部

卷之三百二十一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五

勳伐第三

後燕慕容垂慕容皝子也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
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分之志遣將鄧嘗率眾數
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嘗相持嘗憚
而不敢侵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說慕容雋伐之

雋以垂爲前鋒都督雋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待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爲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爲司隸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及慕容暉嗣位垂敗晉將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金奔于符堅堅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垂在堅朝歷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萬餘騎奔垂垂以兵屬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遣其

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毗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於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符揮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雒陽丕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氏騎一千爲垂之副以討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樊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嘗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及至雒陽率衆會垂勸稱

尊號垂謀于衆曰雒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至滎陽以晉孝武大元八年自稱大將軍都督燕王承制行事攻拔鄴鄆丕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擁漳水以灌之翟斌密應符丕決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慕容農率衆數萬迎之群僚聞慕容暉爲符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其後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垂定都中山以太元十一年僭卽位遣其征西慕容

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符堅冀州牧符定鎮東符紹幽州牧符謨鎮北符亮等悉降慕容盛初以慕容寶庶長子封長樂王寶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因斬蘭汗以長樂王稱制先是慕容奇聚衆于建安亦將討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金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旣斬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于是僭卽尊位西秦乞伏國仁代其父司繁爲符堅鎮西將軍鎮勇士川

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顏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顏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符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號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國仁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譖其豪帥曰符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譟天也夫

守嘗迷運先達耻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簿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觀時變之運而不作乎以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一州牧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澠川甘松正明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

南燕慕容德初以慕容雋之弟封范陽王後從慕容垂如鄴及垂稱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遷司徒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旣嗣位以德爲冀州牧領南蛮較尉鎮鄴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又遣遼西公賀賴

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將追破章軍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於薊慕容詳又僭號中山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攻承制南夏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七千乘自鄴徙于滑臺依燕元故事稱元年

北涼沮渠蒙遜雄傑有英略會伯叔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西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諛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輕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

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寶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世之志使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并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承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

叔益生爲酒泉太守蒙遜爲臨池太守業旣殺門下侍郎馬權蒙遜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馬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成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神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州士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懼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非至氐池衆逾一萬鎮

軍賊莫孩率部衆附之羗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於內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元子承爰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蒙遜斬之晋安帝隆安五年梁中庸田昂等推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義熙八年僭卽西河王位夏赫連勃勃初以西單于子爲後魏所敗奔於叱于部叱于他斗伏送勃勃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姚興以爲安邊將軍封陽川侯遷持節安

非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苗裔也國稱大夏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衆數萬遍試姚興三城已并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等勃勃初僭號求婚于秃髮擗擅擗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餘衆伐之殺傷萬餘人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擗擅遣之勃勃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千里殺傷萬計斬其

大將十餘人又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衆一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與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設伏擒之興將王奚聚羗胡三千餘

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堡人窮迫執奚出降勃勃
又攻興將金錐生于黃石固彌祖豪地于我羅城悉
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石地代領幽
州牧以鎮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
興將姚廣郡于定陽尅之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
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於大城勃勃
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于青石井原
降其衆四萬五千戎馬二萬匹進攻興將党知隆于
東鄉降之徙其三千餘戶于二城姚興鎮比參軍王
買德來奔勃勃以爲軍師中郎將又攻興將姚達于

杏城二旬尅之執達及其將姚大川姚安和姚利僕
尹敵等姚興死子泓立泓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
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
二旬尅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
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其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
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胡儼華韜率戶五
萬據安定降于勃勃其後姚泓爲宋高祖所滅高祖
留子義貞鎮長安勃勃以子瓚都督前鋒諸軍事領
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關中郡縣悉降宋高祖
召義真東鎮雒陽以朱齡石守長安百姓遂逐齡石

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爲壇于灊上僭卽皇帝位
吳楊行密廬州人唐僖宗廣明之亂天子幸蜀郡將
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光啟初秦宗權擾淮右
頻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
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
人皆號勇無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兵郡將卽以符印
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啟三年楊
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祇人呂用之之輩牙將畢
師鐸懼爲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襲廣陵爲用之所
却乃乞師於宣州秦彥且言事克之日願以揚州師

之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
遂署師鐸爲行軍司馬未幾秦彥率大衆并家屬渡
江入據揚州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爲
高駢檄徵兵於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軍萬人奄至畢
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於外至是委質於行密
行密攻廣陵營於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
短兵繼接行密僞遁秦畢之兵爭出其柵以取金帛
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其壁自是不復
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於幽州少長皆死同坎
瘞於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

十千居人相啗畧盡十月城陷秦畢走東塘行密入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饑民卽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卒軍食未入城者皆爲儒所有時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爲敵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於長給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千挺瘞於所居之廡下寇平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據命斬於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旣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梁太祖兼領淮南乃

遣牙將張廷範使于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信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延範及聞李璠之行淖然有拒命之意梁祖乃追李璠等還卽表行密爲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於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於廬江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感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一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卧病爲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

城長駟入于廣陵盡得孫儒之衆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至子涓乃僭號漢劉隱唐末爲廣州右都押衙領賀水鎮將兼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昭宗以嗣薛王知柔石門扈蹕功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瑑譚玘謀不稟朝命隱舉部兵誅瑑玘以聞知柔至深德之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賦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知柔復署前職彥若在鎮一年臨薨手表奏隱爲兩使留後昭宗未之許命宰

相崔遠爲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嶺表多盜懼隱違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爲留後然久未卽真及梁祖爲元帥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梁祖卽表其事遂降旄節梁開平初恩寵殊厚遷簡較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禋禮畢加簡較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郡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

蜀王建陳州項城人唐末隸名於忠武軍秦宗權據蔡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得補軍候廣明中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爲巢將領衆攻襄鄧

宗權遣小較鹿晏弘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爲八都晏弘與建各一都較也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叢棄城而去晏弘因自爲留後以建等屬郡刺史不令之任俄而晏弘正授節旄恐部下謀已多行恐虐繇是部衆離心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弘益猜二建僞待之厚引人臥內二建懼夜登城慰守牌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曰僕射其言厚德意疑我也禍難無日矣早

宜擇利而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其兵爲五都仍以舊較主之卽晉暉李師泰張造與二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皆遙領刺史光啓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建等素爲令孜所厚復恭懼不附已乃出五將爲郡守以建爲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侵已屢召之建不安其郡因招合谿洞豪猾有衆八千寇閬州陷之復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而去建播剽二郡所至殺掠

守亮不能制東州節度使顧彥郎初於關輔破賊時
與建相聞每遣人勞問分貨幣軍食以給之故建不
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宣憂其膠固謀於監軍田
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他腸作賊山南實進退無
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下卽飛書招建
建大喜遣使謂彥郎曰十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詣
城都省阿父因依陳太師才一大郡是所願也卽之
梓州見彥郎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
鹿頭或謂敬宣曰建今之劇賊嗚視狼顧專謀人國
已儻其卽至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

下公如以將校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宣懼乃
遣人止建遽脩城守建怒遂據漢州領輕兵至成都
敬宣讓之曰彼何爲者而犯吾疆理建軍吏報曰闕
州司徒比寄東州而軍容大師使者繼召今復拒絕
何也司徒不惜改轅而東但北省大師反爲拒絕慮
顧梓州復相嫌聞謂我何心故也使我來報且欲寄
食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啓三年居浹旬建盡取東川
之衆設梯衝攻成都三日不尅而退復保漢州月餘
大剽蜀士進逼彭州百道攻之敬宣出兵來援建解
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懼其毒民不聊生建軍勢日

盛復攻成都敬宣患之顧彥郎亦懼侵已昭宗卽位
彥郎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宣他鎮乃詔宰
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宣敬宣不受代天子怒命顧
彥郎楊守亮討之時昭度以建爲牙內都較董其部
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討賊
未効餉運交不相屬近聞雒陽以來藩鎮相噬朝廷
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之且以
兵威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覲面與主上
畫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陰令軍士於行府門外
擒昭度親吏斃而食之建徐啟昭度曰蓋軍士乏食

以至於此耶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即日東還纔
出劔門建卽嚴兵守門不納東師月餘建攻西州管
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謂建曰
老夫與八哥相厚太師久以知聞有何嫌恨如是困
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天子付
以兵柄太師孤絕朝廷故也苟大師悉心改圖何福
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款如何曰父子之義
何嫌也是夜令孜攜蜀師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
曰太師初心太過致有今日相戾旣此推心一切如
舊翌日敬宣啓關迎建以蜀師讓之建乃自稱留後

表陳其事明年春制授簡較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移敬宣於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爲刺史旣行建令人殺之於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月或告令孜通鳳翔書問下獄餓死建雄猜多機畧意嘗難測旣有蜀土復欲窺伺東川又以彥郎婚姻之舊未果行會彥郎卒弟彥暉代爲梓帥交情稍怠李茂貞乘其有間密構彥暉因與茂貞運盟關征疆吏之間與蜀人得失大順末建出師攻梓州彥暉求援於鳳翔李茂貞出師援之建卽圍解自是麟川交惡

者累年後建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於利州彥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彥暉求援於建建出兵赴之大敗興元之衆洎軍旋建乘虛奄襲梓州虜彥暉置於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天福初李茂貞韓全誨劫遷車駕在鳳翔梁祖攻圍歷年建外脩好於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間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攻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山南諸州皆爲建所有因自置守將及茂貞垂翅天子遷雒陽建復攻茂貞之秦隴等州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

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下
茂貞雖嘗才然名望宿素與朱公力爭不足守謹有
餘韓生所謂入爲扞蔽出爲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
之爲吾盾鹵耳及梁祖將謀強禪建與諸藩同謀興
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三萬會於鳳翔數與汴將王
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凝之失荆襄也弟明以其奴奔
蜀建因得夔峽忠萬等州及梁祖開國蜀人請建行
劉備故事建自帝於成都

閩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廣明中黃巢犯闕江淮盜
賊蜂起有賊率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
潮時爲縣佐緒署爲軍正蔡賊秦宗權以緒爲光州
刺史尋遣兵攻緒率衆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
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有出已之右
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其衆求帥乃刑牲
歃血爲盟植劍於前祝曰拜此劍動者爲將軍至潮
拜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異卽奉潮爲帥時泉州刺史
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爲理所整肅耆老
乃奉牛酒遮道請留潮因引兵圍彥若歲餘克之又
平狼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啓二年福建觀察
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子婿范曄自

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繇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卽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於福州以潮爲節度福建管内觀察使審知爲副乾寧中潮卒審知遂繼兄位梁祖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審知卒子延鈞乃僭卽帝位

唐李昇海州人僞吳大丞相徐溫之養子本名知誥唐大祐初楊行密卒其子渥嗣會佐衛都指揮使張顥殺渥立其弟涓爲帥溫尋殺顥涓僞授溫嘗州刺史溫留廣陵遣昇知州事其後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事時昇爲溫屬郡昇州刺史及大聖郡縣

溫表移其治於金陵僞授溫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昇爲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知訓爲大將朱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明年溫冊楊涓爲天子僭稱大吳涓死又迎丹陽王浦於潤州卽僞位自是溫父子愈盛中外共尊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溫累官至守太師中書令封東海王後唐天成二年卒昇乃知內外左右軍至守太尉中書令尋封東海王晉天福二年楊浦遜位於昇因還姓李氏始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爲義

